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

六祖法宝坛经浅释顿渐品第八

门人法海编集 后学德清勘校
美国万佛圣城宣化上人讲述于美国加州三藩市佛教讲堂
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日至七月二十七日

顿渐品第八

顿就是立刻明白，明白一个理。理则顿悟，事须渐修，修行是要一天一天地去修行，悟只是悟个理，至于证果还要自己去修行。

时祖师居曹溪宝林。神秀大师在荆南玉泉寺。于时两宗盛化。人皆称南能北秀。故有南北二宗顿渐之分。而学者莫知宗趣。师谓众曰。法本一宗。人有南北。法即一种。见有迟疾。何名顿渐。法无顿渐人有利钝。故名顿渐。

当时六祖大师在曹溪宝林山南华寺，弘扬顿教法门。神秀大师，即是五祖的徒弟，他曾很想作祖师。这个祖师欲真是害死人！这么聪明的人，都断不了这个祖师欲。此时神秀大师在湖北荆州玉泉寺。这时有南宗、北宗之分，南宗讲顿法，北宗就讲渐法，两宗教化盛行。六祖大师门下有几千人，神秀大师门下有几万人，因他原有几百人跟随著他，后来一天比一天多，故比南宗盛。但是人人都知南宗是接受五祖衣钵的传人，神秀虽很有学问，但五祖大师并未传给他衣钵，所以当时人就称‘南能北秀'，南方就是能大师，北方就是秀大师，故有南宗和北宗顿渐之分。神秀的弟子拥护神秀作第六代祖师，但总是名不正言不顺，总还有六祖惠能大师在那儿，所以常派人想将他杀了，而后独称第六代祖师。

所有参禅学道的人，不知那一个是对。六祖大师他又不识字，有时讲的道理和经典不相合。北方秀大师在五祖座下，做过教授师，很有学问，但他没有直接得到衣钵，所以学人不知要跟那一位学才好。

故六祖大师对大众开示说：‘法本来只有一宗旨，没有两个的，而人却有南方人和北方人。法本来只有一种，没有多种，就是不二法门。而人的见解有快、有顿、有迟、有疾。什么叫顿渐呢？本来法没有顿渐，而人却有聪明、有愚痴，有利根、有钝根之分，所以这顿渐是因人而立的。

然秀之徒众。往往讥南宗祖师不识一字有何所长。秀曰。他得无师之智。深悟上乘。吾不如也。且吾师五祖。亲传衣法。岂徒然哉。吾恨不能远去亲近。虚受国恩。汝等诸人。毋滞于此。可往曹溪参决。

然而神秀的徒弟，往往讥讽南宗祖师说：‘哈！那个祖师一个字都不识，他有什么能力呢？祖师？真是可笑之至，岂有此理，太滑稽了，一个字都不识怎可作祖师呢？'无形中就是轻视六祖。不仅不懂英文，连中文都不懂，你看这位祖师可怜不可怜？说这些话的人是神秀的徒弟，当著神秀面这样讲。

神秀听后就说：‘你们不要这样讲。'神秀在表面上还过得去。‘他是开悟的人，得无师的智慧，是深悟最上一乘，我的确没有他开悟的那种智慧，我的确不如他。况且他是我第五代祖师亲传衣钵，得以心印心妙法的传人。这不是偶然，是很不容易的。我恨不能亲自去亲近六祖大师，跟他学佛法。虽然国家封我为国师（五祖座下十大弟子，武则天均请去供养），但你们各位不要滞留在我这儿，你们应该到曹溪跟六祖学习。

一日命门人志诚曰。汝聪明多智。可为吾到曹溪听法。若有所闻尽心记取。还为吾说。志诚禀命至曹溪。随众参请不言来处。时祖师告众曰。今有盗法之人。潜在此会。志诚即出礼拜。具陈其事。师曰。汝从玉泉来。应是钿作。对曰。不是。师曰。何得不是。对曰。未说即是。说了不是。

神秀大师他是故意试验他的徒弟，所以才说：‘六祖比我有道德。'如果这些门人真对我有信心

，即使六祖真有道德，亦不会去的；如果他们没有真心，我如此一说
，他们就跑了。所以神秀假意如此说：‘你们不要在这里住了，到曹溪跟六祖去学。'但是这些徒弟都知道他的师父不愿他们走，所以也就没有人离开。可是神秀又想知道六祖所讲的是什么法门，所以有一天就派一位间谍—他所心爱的徒弟志诚，对他说：‘你很聪明且多智慧，你代表我到曹溪去听法。因六祖认识我，我若去了，他就不会讲佛法。你听见什么道理，要一字不错地写下笔记，等你回来时再念给我听。'好像三个礼拜前有其他法师派人来此，就像这样。志诚受神秀大师的使命，就到曹溪，随著大众叩头顶礼请开示，但他不说是何处来的，不透露他是从神秀大师那儿来的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六祖对大众说：‘现在有一偷法的人在此，你们大家注意点，他藏在大众里。'

志诚一听就走出来顶礼坦白，说：‘我就是盗法的人，我从神秀大师那儿来的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从玉泉寺来，就是间谍。'

志诚答：‘我不是间谍。'

师说：‘为何你不是间谍呢？'

志诚答：‘在未说明白我的来历前，我就是间谍，但现已坦白发露忏悔了，所以就不是。'

师曰。汝师若为示众。

对曰。常指诲大众。住心观静。长坐不卧。

师曰。住心观静是病非禅。常坐拘身。于理何益。

听吾偈曰。

生来坐不卧 死去卧不坐

一具臭骨头 何为立功课

这时，六祖大师问他说：‘你师父平时对大众开示些什么？'

志诚应对说：‘我师父常指示大众，要住心于一处而观净，大家常打坐不睡觉。'

六祖说：‘住心观净，这是一种病，是用功的毛病，这不是禅。常坐著反而拘缚自己的身体，不自由了，在道理上有何益处呢？'

修道人睡觉就睡觉，吃饭就吃饭，不要拘束这个身体。神秀大师只是教人在臭皮囊上用功夫，不知在自性上用功，所以这是病；若他知道在自性上用功夫，就没有病了。六祖大师是在自性上用功夫，就没有病了。六祖大师是在自性上用功夫，是很自然用功的。故六祖偈说：

‘生的时侯，坐著不卧，死了之后，就躺在那儿，不能坐了。这个身体是一具臭骨头，四大假合而成的，你怎么在臭皮囊上用功夫呢？为什么不在自性上用功夫呢？'所谓：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。而神秀所教的住心观净，这就是著相，根本和金刚经所述的宗旨相违背，所以六祖大师破除他的毛病、执著。

神秀大师教人住心观净，而六祖大师说这是毛病。长坐不卧说这是拘身，不是禅的道理。其实呢！你要能住心观净，久而久之也会有点成就，虽说不太自由，但也对身心有所帮助。但是六祖大师为何要说它不对呢？因为志诚是从神秀那儿来的，他必须把他的执著破除了，然后才能接受真正的佛法，所以六祖对他说种种的道理。这是教人用功时不要执著，你不要有长坐不卧的思想，说这是用功修行。要‘应无所住，而生其心'，住心观净是有所执著，执著就是障碍。要把执著破除才能与自性相契合，所以六祖大师才这样讲。我们一般人不要说六祖大师讲长坐不卧是不如法的。我们要那样坐，且又要觉得很自然而不勉强，若你觉得很勉强，这就不是道。用功是要很自由的。那你说这回好了，自由用功，那我可以不守规矩啦！这不可以的，你不守规矩，那是误解自由。如果大家坐著你躺著，大家躺著你坐著，这就不如法，这叫标异现奇。好像以前有人在此打坐，当一般人都站起来经行，那个人还在那儿坐著，说你看看我，看看我。这叫出众不守规矩。总之，修行用功，不但要守规矩，且要对自己自由，而非不守规矩。这一点人人都要明白。

志诚再拜曰。弟子在秀大师处。学道九年不得契悟。今闻和尚一说。便契本心。弟子生死事大。和尚大慈更为教示。

师云。吾刚闻师教示学人戒定慧。未审汝师说戒定慧。行相如何与吾说看。

诚曰。秀大师说。诸恶莫作名为戒。诸善奉行名为慧。自净其意名为定。彼说如此。未审和尚以何法诲人。

师曰。吾若言有法与人。即为诳汝。但且随方解缚。假名三昧。如汝师所说戒定慧。实不可思议。吾所见戒定慧又别。

志诚再礼拜六祖大师说：‘弟子在秀大师处学道九年。'你们在这儿只学道一年就觉得很长了，你看古人都是学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长久那么用功，不是学几个月就可以毕业。‘学了九年也没有开悟。现在听和尚所说的道理，就如水投水，如乳合乳，祖师的心就如弟子我的心，本来我们的心是一样的。弟子不知那天就要死了，这生死的问题是最重要的，请祖师和尚大发慈悲，进一步给弟子教诲和指示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听你师父神秀大师教授戒定慧法，不知你师父如何讲戒定慧的形相？其道理如何，说出来给我听听。'

志诚答：‘诸恶莫作这就叫戒。能修一切善法，这叫慧学。自己清净意念，这就叫定。神秀大师是如此说。我不知大和尚您用什么法来教诲一切人？'

大师说：‘我什么法也没有，若我说有一方法教化人，这就是骗人。我不过随人根机，用各种方便法解除众生的束缚，解开众生的执著，这种法根本没有一名字，故给它起一假名叫三昧——正定正受。好像你师父所说戒定慧真不可思议，可是我所说的戒定慧和他又不同了，我很特别的。'

志诚曰。戒定慧只合一种。如何更别。

师曰。汝师戒定慧接大乘人。吾戒定慧接最上乘人。悟解不同见有迟疾。汝听吾说与彼同否。吾所说法不离自性。离体说法名为相说。自性常迷。须知一切万法皆从自性起用。是真戒定慧法。

听吾偈曰。

心地无非自性戒 心地无痴自性慧

心地无乱自性定 不增不减自金刚

身去身来本三昧。

诚闻偈悔谢。乃呈一偈曰。

五蕴幻身 幻何究竟

回趣真如 法还不净

志诚说：‘戒定慧就是戒定慧，只可有一种讲法，怎还有特别的讲法？'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师父所说戒定慧三无漏学，他是接引大乘根机的人。我所说戒定慧是接最上乘、最高根机的人。所以开悟和明白是不同的。开悟是一悟到底，明白只是明白一点点。所以见解有顿、有渐，有快、有慢。你听一听我所讲的道理，是否与你师父相同？我所说的法不是在外边的法，而是不离自性说一切法。离开自性而说法，这叫著相，亦叫相说。著相则自性常迷，离相则自性常悟。你要知道一切万法，都是从自性生起而起一切用，应变无穷，这才是真正戒定慧。我现再为你说一首偈颂：

心地无非，就是没有贪心、恶心、嫉妒心、障碍心、损人心、利己心。心地无非，就是心地没有恶。心地无非，也就是诸恶不作。但神秀的诸恶不作说是名为戒，而非自性戒。这个心地无非也就是戒，也就是诸恶莫作，也就是心地不要做不对的事，这就叫做戒。

你心地无痴，也就会众善奉行，但这个众善奉行，和神秀大师所说的不同，他在名字上说慧，而没有把自性提出来，没有讲到心地上。心如一块地，你种什么它就长什么，故种善因就结善果，种恶因就结恶果。你心地不要种愚痴的种子，这就是智慧。

心地无乱，也就是自净其意，和神秀大师所说本无分别，但名称不同。六祖大师所说的法，都是从心地讲起，从自性上说起，是心内说法。神秀大师所说都是外边的法，著相的法，是心外说去。

‘自性光明无照，有妙湛总持，自己身体就炼成一个金刚不坏身。身去、身来即行住坐卧，四威仪中本来都在定中。'

志诚听完后就一面忏悔，一面称谢，亦呈一首偈颂说：

五蕴一色受想行识，是虚妄不实的，这个身体也是虚妄不实。身体本由四大——地水火风假合而成，故不要将它看得太认真了。给它找好衣穿、好饭吃、好房子住，找个好丈夫或好太太。什么叫地大呢？即身体坚硬的性
l——皮肉筋骨属于地大。水大即眼泪、鼻涕、唾沫、痰、大小便等均属于水分。火大即身体暖气，温暖热力。风大即身体上摇动、呼吸。到人死后，身体的坚硬性就归于地大，湿润性就归于水大，温暖性就归于火大，呼吸动摇性就归于风大，各有所归，可是你自己跑到什么地方去呢？不知道。我们现在学佛法，就想知道这个道理。

这个虚幻怎会究竟呢？假如你有一个回向真如的心，那还没有得到法的本体呢！还未复还到清净。为什么？因你还有一念说要回向真如，你还有一念，就没有得到法的本体。所以法的本体是没有取，亦没有舍，不想这样，也不想那样，就是任运而行。任运就是自由去做而不执著。

师然之。复语诚曰。汝师戒定慧劝小根智人。吾戒定慧劝大根智人。若悟自性亦不立菩提涅槃。亦不立解脱知见。无一法可得。方能建立万法。若解此意亦名佛身。亦名菩提涅槃。亦名解脱知见。见性之人立亦得。不立亦得。去来自由无滞无碍。应用随作应语随答。普见化身不离自性。即得自在神通游戏三昧。是名见性。

六祖大师给他印证说：‘不错，你的见解是对的。'又对志诚说：‘你师父所讲戒定慧，是劝有小根机那种智慧的人。我所说戒定慧，是劝大根大智的人。你若明白自性，连菩提涅槃都没有了，也没有什么叫解脱，也没有什么叫知见。都没有，都空了，一法不立，万法皆空。因为一法不立，所以才能建立万法。虽说一法没有，但是万法宛然。虽然万法宛然存在，可是还是一法不立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这就叫佛身，当下就是佛。这个法你若明白，亦可叫作菩提涅槃，也可起个名字叫解脱知见，你叫它什么名字都可以，但你要明白；若你不明白，那你叫它什么名字都不可以。'

真正明心见性，开悟的人，立这个办法也可以，不立这个办法也可以，无障无碍，你愿意来就来，愿意去就去，这是指生死自由，所以我常对你们讲：‘E VERY THING IS OK
！'这就是来去自如，一点麻烦都没有，无滞无碍。我愿意走就没有人可留得住，没有人可障碍得住。事来则应，事去则净。若有人问我话，就随便答而不经过思索。但这要答得有道理，不能乱讲，不合逻辑。这时，到处都有化身，可是所有的化身都不离开自性，那么随时随地都得到观自在，和六种神通——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。得游戏三昧，大家欢喜什么，他就做什么，到处去游戏。他也唱歌，但和唱歌的人不同；他也吃饭，但和吃饭的人不同。大家一起吃钣，他将所有的饭都吃尽，你看著他吃，但饭还在厨房，原封未动，这就叫游戏三昧，这就叫见性。

志诚再启师曰。如何是不立义。

师曰。自性无非无痴无乱。念念般若观照。常离法相。自由自在纵横尽得。有何可立。自性自悟。顿悟顿修。亦无渐次。所以不立一切法。诸法寂灭有何次第。

志诚礼拜。愿为执侍。朝夕不懈。

志诚听六祖大师讲如此玄妙之义理后，又启师曰：‘什么叫一法不立，其意如何？'

六祖大师答：‘你自性里没有一切不对的事，没有一切的恶，没有一切的障碍，就不迷乱不颠

倒，念念都是智慧，常生智慧。'所以六祖大师说：‘始知自性，常生智慧。'则能离开所有法相而不执著。这时自由自在，纵横尽得。纵，你往前跳也可以，横，你横著也可以。你说上天就上天，下地就下地，这就是纵。横，即你想到西方极乐世界、东方琉璃世界，都可遂心所欲。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合法的，能这样子的话，又有什么可立的呢？所以我说一法不立。

你的自性要由你自己悟，你即刻悟就可即刻修，而不必一步步渐次修学。所以我才说不立一切法，一切法都空了，诸法都是寂灭相，那又有何次第可说呢？那又有何第一、第二可说呢？'

志诚法师听六祖大师开示之后，叩头顶礼。这个间谍要弃暗投明反正了，他愿为六祖大师做执侍，做各种服劳执役——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从早到晚做苦工而不懈怠。因他知道，这个祖师当初都是做苦工换来的，他舂米八个多月才得作祖师，那么现在我来服侍祖师也要很勤劳，不可懒惰。

前边是讲神秀大师派出一特务想要来盗法。在中国唐朝，佛教就已这样复杂，有些人存心就这样不正当，想去偷盗佛法。下一段经文是叙述神秀党徒派一刺客要来暗杀六祖大师。

僧志彻。江西入。本姓张。名行昌。少任侠。自南北分化。二宗主虽亡彼我。而徒侣竞起爱憎。时北宗门入。自立秀师为第六祖。而忌祖师传衣为天下闻。乃嘱行昌来刺师。

师心通预知其事。即置金十两于座间。时夜暮。行昌入祖室将欲加害。师舒颈就之。行昌挥刃者三。悉无所损。

有一位和尚名叫志彻，这是皈依六祖出家后六祖给他取的法名，江西人、俗姓张，本名叫行昌。少年时欢喜做行侠仗义之事——劫富济贫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武术功夫和轻功很熟练。神秀党徒乃雇用他欲来杀害六祖大师。

自有南顿北渐、南能北秀二宗分化时，两位宗主，即六祖大师和神秀大师二祖师，虽没有人相、我相的观念，但是他们的徒侣（此地是指神秀大师方面的徒侣），竞起爱憎，有如前边他们讥讽六祖大师不识一字，怎能作祖师，如此毁谤六祖大师。六祖座下亦有真诚弟子，说六祖他得无师之智，你们不应毁谤我们师父，故弟子互相攻击。六祖大师的徒众可没有想去刺杀神秀，而神秀的徒众却嫉妒六祖为承接五祖衣钵的传人。我相信这里所说‘竞起爱憎'，神秀那边厉害一点，六祖大师这边则忍耐多过憎恶。

这时北宗门下弟子，有几千人这么多，自己推神秀大师为祖师。他虽然没有得到衣钵，但其弟子却捧他为第六代祖师。为何捧他们师父作第六代祖师呢？因他们其中有人想作第七代。若没有第六代，那第七代又从何生出来呢？但又忌讳不敢公开在庙上讲，为什么呢？因天下已知衣钵已传给六祖惠能大师，所以就买通行昌来暗杀六祖大师，欲抢其衣钵。当时行昌武术高明，人号之为‘飞猫'，言其行踪诡异，人莫能知。这个消息你在那本书都找不到，除非你处在当时的情况才知道他有此绰号。你看以前他们派人去放火，现在又派一个刺客，为什么他们要杀六祖惠能？就因为杀他之后，就可以公然推神秀为第六祖。

在佛教讲堂有一个本来亦有他心通、天眼通、天耳通的人，但因他贪心不小，总想要证四果阿罗汉，要飞行自在，他好几次请求我教他飞身的法术，我对他说：‘你学这法术有何用呢？'他说：‘去台湾受戒不用飞机票就可到。'因他贪证果、贪神通，所以真正智慧还没有现前。

大师当时有他心通，已预先知道谋刺的事，就预备十两金子放在他座位旁边，你想这情形危险不危险啊？到了天黑，大概晚间十一、二点钟，飞猫张来了，手足无声，来到六祖的居室，到其座前，正将拿著宝剑要杀害六祖，六祖大师就伸长颈子由他砍，此时行昌不管他是和尚、罗汉或祖师，他都要杀，因他只存一个杀性，为要完成神秀徒众的使命。你说此时紧张不紧张？就像原子弹正要爆发时那么紧张！行昌就拿著宝剑猛力对著六祖颈子斩了三下，可是——毫无损伤！

师曰。正剑不邪。邪剑不正。只负汝金。不负汝命。行昌惊仆。久而方苏。求哀悔过。即愿出家。师遂与金言。汝且去。恐徒众翻害于汝。汝可他日易形而来。吾当摄受。行昌禀旨宵遁。后投僧出家具戒精进。

大师说：‘正剑即正法，不怕邪法，邪法不能胜过正法。所谓“邪不胜正”，你虽有宝剑，亦

不能奈我何。我前生只欠你十两金子，可是我并不欠你的命。'飞猫张听六祖大师如此对他说，且砍了三剑也砍不动他的脖子，已经吓昏倒在地上，经过一段时间才醒过来。于是求哀悔过说：‘大师，我真对不起您，我真有罪！'当时六祖大师和行昌谈了很久，问他说：‘你为何来做这种事呢？'行昌答：‘并不是我想来杀你，而是神秀的徒弟说你是个最坏的人，以前是做土匪，又是打猎，是到山上砍柴的穷人，现在到这里冒充作六祖，所以我一听有这么坏的人，必定要将他杀了。可是现在我的剑砍不动您的脖子，我才知道他们都错了。如果大师没有道德，凭我手剑那么快，怎斩不动您的头呢？故您一定是位有德行的高僧，我今既遇高僧大德善知识，且我看世上的事也没多大意思，所以想跟大师出家拜您作师父。'

六祖大师将所预备的十两金子给他说：‘你要赶快离开，我这些徒弟，他们都是爱护我的。若知道你来杀我，他们也一定会杀你的。过几天你化好了装（即是叫他到别的地方出家做和尚），以和尚的身分来见我。我一定摄受教化你。'飞猫张听六祖如此说，就在晚间跑了遁匿起来。以后他遇著一和尚就跟他出家，受具足戒后就精进而不懈怠。

一日忆师之言。远来礼觐。师曰。吾久念汝。汝来何晚。

曰。昨蒙和尚舍罪。今虽出家苦行。终难报德。其惟传法度生乎。弟子常览涅槃经。未晓常无常义。乞和尚慈悲略为解说。

有一天，行昌想起六祖大师曾叫他易形而来摄受他的话，故从远地来至南华寺拜见六祖。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天天都在想念你，你怎来得这么晚呢？'

行昌答：‘以前得蒙和尚不怪罪我，我现虽出家修苦行，但总觉得很难报答您这种德行，唯一的方法就是传承佛法，教化众生，这样做才可以报答您的大德。弟子常看涅槃经，但不明白常与无常的道理，求乞和尚大发慈悲，大略为我解说。'

师曰。无常者即佛性也。有常者即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也。

曰。和尚所说大违经文。

师曰。吾传佛心印。安敢违于佛经。

曰。经说佛性是常。和尚却言无常。善恶之法乃至菩提心皆是无常。和尚却言是常。此即相违。今学人转加疑惑。

师曰。涅槃经吾昔听尼无尽藏诵读一遍。便为讲说。无一字一义不合经文。乃至为汝终无二说。

曰。学人识量浅昧。愿和尚委曲开示。

师曰。汝知否。佛性若常。更说什么善恶诸法。乃至穷劫无有一人发菩提心者。故吾说无常。正是佛说真常之道也。又一切诸法若无常者。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。而真常性有不遍之处。故吾说常者。正是佛说真无常义。佛比为凡夫外道执于邪常诸二乘人于常计无常共成八倒。故于涅槃了义教中。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净。汝今依言背义。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死常。而错解佛之圆妙最后微言。纵览千遍有何所益。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佛性是无常的，有常就是一切善恶分别心。'行昌认为六祖大师说错了，故说：‘和尚所说的，和经文不相符合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是传佛以心印心这个法门，我怎敢违背佛经的道理呢？'

行昌说：‘涅槃经上说，佛性是常，和尚却说佛性是无常。善恶诸法乃至菩提心，这都是无常，而和尚却说是常，这和涅槃经的道理完全不相合，这样一讲，令学人我更加迷惑，以前我只有一种疑，现在却有两种疑了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涅槃经，我在以前听无尽藏比丘尼她读诵过一遍，就为她讲解，没有一个字、一个义理，而不契合涅槃经经义的。乃至于我现在为你讲，也没有两种讲法，仍和以前一样。'

行昌说：‘学人学识浅昧，愿和尚委屈婉转开示我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知不知道啊！佛说佛性是常，是对一切执著无常的人说的。佛说有常，是对一切执著无常的人说的。假设你说佛性是常的话，那还有什么善恶诸法可说呢？佛性若常，那一切众生早就成佛了，何必又说法来度他呢？为什么穷尽多少个大劫，也没有人真正发菩提心呢？若常的话，则人人都应发菩提心，人人都早成佛道了，所以我才说佛性是无常。为什么呢？若常的话，一切众生都不用修行就可成佛了。所以我所说的无常，正是符合佛所说的真常不灭的道理，你懂了吗？

又者假使一切诸法是无常的话，那所有一切物类皆有自性，它们既有自性，怎还要受生死呢？要是每一物皆有真常的性，它就不会普遍存在任何地方了。我所对你说常的话，正是佛所说真无常义。'

要讲起这常与无常，根本这都不是佛性，因佛性是非常、非无常，这才是中道了义。为何现在六祖大师说：‘佛性是无常，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是有常呢？'这都是对治执著。佛法是对治众生一切的执著情。若你将这执著情破了，根本就不需要佛法。佛法是非常、非无常。六祖大师是对机说法，对张行昌应该说这种法，而不是对所有人都这样说的。

六祖对行昌说，凡夫外道执著邪常，一切二乘声闻缘觉于常计无常，共成八种颠倒。本来是四种颠倒，不过因人思想不同，身分不同，二种根性的人，共有八种颠倒。凡夫以苦为乐，非常计常，非净计净，非我计我。一切的道理都是由人而论，你说它常也可以，你说它不常也可以。但是凡夫说非常即是常，非乐计乐，非我，他计我，非净，他计净，这是凡夫的四种颠倒。

二乘四倒即是：乐即是苦；常，他说是不常；我，他说无我；净，他说不净。所以合起来共有八倒。

所以佛在涅槃经了义教，它是属于圆妙的醍醐味。它破凡夫和二乘的偏见，而明显说出什么是真常、真乐、真我、真净的道理。你现在依佛所说之言，而背佛所说的教义。你以断灭的无常，和死板的常，用凡夫的知见来错解佛所说最圆满、最微妙这种了义的教理。你纵然看涅槃经一千遍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

行昌忽然大悟。

说偈曰。

因守无常心 佛说有常性

不知方便者 犹舂池拾砾

我今不施功 佛性而现前

非师相授与 我亦无所得

师曰。汝今彻池。宜名志彻。彻礼谢而退。

行昌听六祖大师如此一说，忽然间就开悟，故说出一首偈颂：

因为我守无常的心，而佛说这是有常的性，我不懂佛所说的是方便法，这就像在春天水池里捡一块小石头，有什么用呢？可是现在我不用什么功夫，就返本还原到自己的家乡。佛的圆满妙性现前，忽然间明心见性开悟了。我这种开悟不是祖师教授，送给我的。我虽已开悟，但毫无所得，这是我本有的智慧，所以一法也没有得。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现是开悟了。'这是给他印证。‘我现在给你改个名字叫志彻，好不好？你喜欢这个名字吗？'

志彻说：‘这个名字真好，谢谢祖师！'叩头退到一边去。

有一童子名神会。襄阳高氏子。年十三。自玉泉来参礼。

师曰。知识远来艰辛。还将得本来否。若有本则合识主。试说看。

会曰。以无住为本。见即是主。

师曰。这沙弥争合取次语。

会乃问曰。和尚坐禅还见不见。

师以柱杖打三下云。吾打汝痛不痛。对曰。亦痛亦不痛。

师曰。吾亦见亦不见。

神会问。如何是亦见亦不见。

师云。吾之所见。常见自心过愆。不见他人是非好恶。是以亦见亦不见。汝言亦痛亦不痛如何。汝若不痛同其木石。若痛则同凡夫。即起恚恨。汝向前见不见是二边。痛不痛是生灭。汝自性且不见。敢尔弄人。

神会礼拜悔谢。

有一童子，此童子非普通之童子，他是个为法忘躯、为法不辞劳苦的童子，名字叫神会，是湖北襄阳高氏的儿子，年十三岁，从湖尤神秀大师玉泉寺远来参礼。此小童子虽小，却胸怀大志，心量宽广。他在神秀大师那里，一看就知神秀大师没有真正明白佛法，所以就跑到广东来，距离有一两千里路。他走路将脚都走出泡来，甚至于光著脚走，皮肉被石块、玻璃刺破出血了，于是就将身上衣服扯下把脚包好，再继续走。走了几千里路，好像没有一回事似的，所以到六祖大师处，六祖一看他这个童子这样辛苦，衣服破烂，脚也走坏了。他叩头顶礼六祖后，六祖大师说：‘知识。'六祖大师对一个小孩子也叫他善知识。‘你从那么远走路来太辛苦啰！太艰难啰！你是不是识得到本来面目啊？假设你得到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了，那你就应该认识主人—即佛性，你现试说看！'

这个童子很调皮的，故他说：‘我以无所住为我本来的面目，而我的见性就是主人。'

六祖大师听他如此说，就教训他：‘这个沙弥啊！你尽学人家说话，很莽撞的，不知以为知，不明以为明，不见以为见，就是学人的口头禅。你尽学人说剩下来的话，人家说完了你又说，而非从你自性流露出来，这叫取次语。'

神会这小童子，胆子可不小，他敢和祖师辩论就问说：‘和尚您坐禅时还见不见啊？'你看，他反问起六祖来。这小童子很调皮不易教化。他这样一说见不见，六祖大师以一祖师的身份，当然不能和他一般见识，拿起柱杖就打他三下，说：‘我打你，你痛不痛啊？'不知神会当时害怕否？被人打了三下，不知有没有哭？

神会答说：‘我也痛，也不痛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你问我坐禅见不见？我也见，也不见。'

神会又问：‘什么叫亦见亦不见？'

师答：‘什么叫见呢？我常见自己心里的妄想，打恶妄想时，就赶快将其停止。什么叫不见呢？我不见他人的是非好恶。（你们学佛法，都要在这里注意，要亦见亦不见，要见自己的过错，莫见旁人的过错。所谓：‘他不好，他不对，他的冤孽他的罪'。你不要尽给旁人看门口，好像狗似的，自己什么都没有，而尽看人家的门口。）不说人家的是非好恶，故我说亦见亦不见。你说你也痛也不痛，是如何解法？我打你，你若不痛，就和木头石头一样。你若痛，就和凡夫一样，也没有开悟。你一痛就生烦恼嗔恨，要发脾气著火了。你以前所说的见和不见，这是两边的道理。我问你痛不痛，这是生灭法。你尚不认识你自己的见性呢！却胆敢来捉弄人和人辩论。'神会一听知自己所讲的道理不究竟不圆满，所以就叩头顶礼，认错谢罪。

师又曰。汝若心迷不见。问善知识觅路。汝若心悟。即自见性。依法修行。汝自迷不见自心。却来问吾见与不见。吾见自知。岂代汝迷。汝若自见。亦不代吾迷。何不自知自见。乃问吾见与不见。神会再礼百余拜。求谢过愆。服勤给侍不离左右。

六祖大师又说：‘假使你心里不明白，没有能见性的话，你应该向善知识请教如何修行，如何用功。假设你开悟了，就能识自本心，见自本性，就应依法修行。你现在自迷不知自己的本心，你却来我处问我：见与不见？我见性不见性，我自己知道，我怎可代替你迷呢？你那个迷，我代不了啊！你若自己见性了，你也替代不了我的迷。你为何不自己回光返照，自己知道自己

见不见呢？你现在向外驰求，和我来斗机锋，问我见不见，我见不见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'

神会一听，知自己真是搞错了，为什么这么大胆？小孩子太不自量力了。所谓：‘圣人的门前卖百姓'，到孔夫子的门前去卖百家姓，说我这本书是最有价值的，你们谁买？所谓：‘班门弄斧'，在鲁班门前耍斧头。神会再礼拜（叩了一百多个头）说：‘请祖师原谅我，我错了，我小孩子不懂事，太不知天高地厚。'在六祖大师面前认错后，就留此做工人，所有的工作他都去做，天天跟著六祖大师讲经说法，当其侍者。当时六祖大师座下，神会年纪最轻，故他也最调皮。

一曰师告众曰。吾有一物。无头无尾。无名无字。无背无面。诸人还识否。神会出曰。是诸佛之本源。神会之佛性。

师曰。向汝道。无名无字。汝便唤作本源佛性。汝向去有把茆盖头。也只成个知解宗徒。

祖师灭后。会入京洛大弘曹溪顿教。著显宗记盛行于世。是为荷泽禅师。

有一日，六祖大师对大众说：‘我有一个东西，你们猜是什么？它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巴，没有名也没有字。'好像我，安慈是我名，度轮是我的字，宣化是接法的法名。’没有个背也没有个面，你们认识此物否？'大家都闭口无言，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的，都不出声。而这小童子神会见大家都不出声，于是就跑出来说：‘这东西我知道，就是诸佛的本源，神会我的佛性。'

六祖大师说：‘我已对你说啦！它是没有个名也没有个字。你为何要叫它做本源佛性啊？你到那里用个茅草蓬盖在你的头顶算了。你这个小孩子，只可成为一个有知见和解释禅宗的门徒，你没有真正的了解。'虽是一番呵斥，实则是印证。说他是知解宗徒，这个阶段已经不容易做得到的。

六祖大师圆寂入涅槃后，神会就到京城洛阳，将曹溪顿教发扬光大，著显宗记——说明南北二宗，说明南宗六祖大师是真正的六祖，而北宗神秀大师是假的六祖，他没有经过印证——传佛心印，故神秀是伪造的。此书流通广布，盛行于世。若非神会大师作显宗记，恐怕神秀的党徒就将六祖的名号夺去了，但因作此书后，神秀再也不可假冒了。神会法师的别号又叫荷泽禅师，荷泽是他住的地方。

师见诸宗难问咸起恶心多集座下。愍而谓曰。学道之人。一切善念恶念应当尽除无名可名名于自性。无二之性是名实性。于实性上建立一切教门。言下便须自见。诸人闻说。总皆作礼。请事为师。

在当时，不仅神秀党徒想刺杀六祖大师，就是其他宗派如唯识宗、法华宗各宗诸长老，都派人去考验他，这个提出难题来问，那个也提出难题来问，如有人问：‘先佛后法，先法后佛，佛法出在什么地方？'

六祖答：‘你能说法，这是先佛后法。若你能听法，这是先法后佛。佛法是从众生心里流露出来的。'

众多问难，六祖都答覆他们了，但见这种情形有很多麻烦。所来的人对六祖起恶心——都是想杀他或毒死他。你看，做一个祖师就有这么多人来反对他。这些恶人——间谍，都到这地方住下，聚集在他的座下，如此就很容易刺杀他。

六祖大师见这种情形，就生出怜悯心，对大众说：‘我们修道的人，不应该有善念恶念，应当将其去除无余，而不存在，连一个名相都没有了，这个就叫自性。自性就是不二，不二之性也就是实性，也叫实相。在实相上才能成立一切的教门，实相不是在口里说说而已，我现在说这实相，你即刻证得这个实相的理体，这样才可以。'所有出家人听说要连善恶之念都不存，而他们来此企图刺杀六祖或作特务情报，这都是善恶念头。经六祖如此一讲，他们都明白了，故大家叩头顶礼说：‘我们要改过自新，拜大师您作师父！'